

原住民文學創作概述

蔡佩含

一、前言

回顧隨著疫情劇烈波動著的2022年，台灣迎來與病毒共存、更依賴虛擬世界和高速網路的新日常，也在下半年開始，從嚴防自我／國際邊界的狀態下，逐步回到實體的人際互動。今年出版個人專著的原住民族作家較少，僅有兩部長篇小說，其他則為散見於文學雜誌的單篇創作；文學獎、論壇、講座及文學營的活動依舊熱絡，特別的是，影像敘事的作品格外吸睛。以下將就「個人作品專著」、「文學獎與文學活動」、「影像敘事：創作與活動」分別概述。

二、個人作品專著

（一）長篇小說

距離上一部長篇小說已時隔7年，夏曼·藍波安的《沒有信箱的男人》（台北：聯合文學）又是一重要的創作里程碑，在「海洋」之外，開拓另一個以達悟族島嶼視角為基準點的書寫向度，批判殖民者粗暴的「文字歷史」。這部小說以「聲音」為軸線，講述達悟族人的記憶與一則則從耆老口中聽來，被反覆訴說的故事，以此和不同時期的殖民者所記錄的「官方書面史料」對話，顛覆殖民者的「官方說法」：例如烏居龍藏被歌頌的人類學田野資料，實為以手槍恫嚇族人取得；挾帝國武力而美其名的教育，實為貶抑和剝削。《沒有信箱的男人》雖是重新

以小島為中心，建構以達悟族人為主體的世界史，但同時也是為了所有「無文字」的族群而寫，批判「有文字」的殖民者和帝國主義在地球上的資源掠奪，帶領讀者重新辯證「野蠻／文明」的疆界和指涉。此部作品也得到Openbook好書獎的肯定，並被評審以「超越文學性的傳世名著」盛讚。

長篇小說《魂魄YUHUM》（台北：玉山社）為泰雅族作家尤巴斯·瓦旦的首部作品，以漫長慘烈的司拉茂戰役作為整部小說的主軸，描述位於大甲溪上游的泰雅族司拉茂群（Slamaw）如何自1903年起多次對抗日本政府，歷經日本軍隊的血洗屠殺、設宴算計、拉攏馬赫坡的頭目莫那魯道組成「蕃人奇襲隊」突擊，多次的抵抗和反擊，展現泰雅寧死不屈的精神。小說雖是以歷史事件做為主軸，但伴隨著主人翁離奇的時空錯置，意圖帶領讀者進入泰雅人的生活及精神世界，理解「gaga」以及「什麼是泰雅人」的核心價值。尤巴斯·瓦旦以大量的田野資料和族人的口述歷史構築這本小說，之於作者而言，書寫長篇小說的目的並非「虛構」，而是以文字的形式，為自己的族群留下不被知曉的「真實」，就如同這部小說的最後，主人翁Yupas因為被賦予訴說歷史的責任而被祖靈留下：「你跟我們走，這段歷史就沒人知道了……。」

（二）單篇作品與外譯

利格拉樂·阿鳩向來擅長報導文學的書寫形式，筆觸平實動人，延續原先加入的國家人權博物館「原住民族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述歷史影像紀錄計畫」，除了以影像敘事的調查贖回過往消音的歷史之外，阿鳩也持續在《文訊》雜誌發表了一系列的相關作品：〈審判之逝〉、〈註記〉、〈回家〉、〈記憶中的父親〉、〈巡邏箱〉、〈無聲的囚禁〉，記錄了她訪查這些受難者遺族的過往，以及那些無法被弭平的傷痛、無法被贖回的遺憾，阿鳩的文字比攝影機還要細微銳利，緊緊抓住了每個人物對話的表情和幽微、複雜的情緒，讓讀者在同理之際，深入思索身分、權力與歷史的多重辯證。

新生代的原住民作家們雖未出版個人專著，但也在各大文學雜誌上持續發表散文作品，如程廷的〈男南製語〉、〈一起一起，一曲一曲〉；馬翊航與陳柏煜一同發表在《聯合報》副刊的「文學相對論」系列，從學習卑南語的有趣經驗，討論語言／口音／身分交錯帶來的認同政治。外譯部分，夏曼·藍波安在2018年出版的散文集《大海之眼》由法國學者關首奇（Gwennaél Gaffric）翻譯為*Les Yeux de l'océan (Mata nu Wawa)*，並由法國L'Asiathèque出版社出版；巴黎台灣文化中心也在9月28日邀請夏曼·藍波安與法國讀者分享其創作歷程。

三、文學獎與文學活動

（一）文學獎與文學營

Tarlum在卑南語中為山林野地、獵場之意，以此作為第13屆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暨文學營」的主題，直指孕育族群文化的空間，既具有歷史縱深，說明族人生活的軌

跡，也同時回應了對自然的崇敬謙卑。作家巴代則以Tarlum延伸詮釋原住民族文學的發展，已是自成一頗具規模的「文學生態系」，豐厚的作品、田野資料累積成的沃土，讓文字獵人得以在森林裡留下足跡。此次的原住民族文學獎，小說類由桂春·米雅〈山風〉、梁秀娜〈初見〉和江佳茹〈記憶中的森林〉等作品獲獎；散文類則頒給桂春·米雅〈當雨滑落髮梢〉、潘貞蕙〈路〉、史寶秋〈太陽雨〉和賴勝龍〈廟街最後一間〉等作品；新詩獎為嚴毅昇〈在我身體裡的那座山〉、巴干·瓦歷斯〈織夢裡的路〉、卓家安〈隔壁的神話〉等作品；報導文學類雖有10篇投稿，但因多數作品不合體例，也未達評審標準，因此僅頒佳作4名，首獎從缺，分別為陳祈宏〈山海之間的復刻密碼——青年行動找回文化絲路〉、鄭佳雯〈我是女生，我學習獵人的山林知識〉、周牛莒光〈心傷、傷心 精神暴力——微電影的拍攝紀事〉、林江萃秀〈在路上〉。綜觀本年的得獎作品，寫作者們努力跨越界線，開發新的寫作題材，文字也越臻純熟，得獎名單上有不少已出版過幾本文學專著的作家，藉由跨文類的投稿，努力磨練更紮實、更多元的寫作條件，未來可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年度的投件數仍是散文34件最多，新詩29篇次之，但小說卻反常的只有9件投稿，比報導文學的10篇還少，評審推敲除了疫情的影響之外，不少寫手轉戰全國及各大地方性文學獎，也是稿件趨減的可能之因。過往在原住民族文學獎的得獎常勝軍，今年度在其他文學獎也大有斬獲，例如然木柔·巴高揚便以〈這不是一首詩〉、〈〔問卦〕誰的原住民族女性拼貼像（

gossiping/) (/lyrics/) (/news/) 〉獲得葉紅女性詩獎；魯亮·諾命以短篇小說〈鄉外人〉獲後山文學獎；潘鎮宇以詩作〈特富野的風〉獲桃城文學獎；林纓以詩作〈太平洋的風〉獲後山文學獎及小品文〈我是○○○〉獲林榮三文學獎；陳宏志則是橫跨現代詩、散文及短篇小說等不同文類，榮獲大武山文學獎、桃園鍾肇政文學獎、打狗鳳邑文學獎、屏東文學獎及吳濁流文學獎等共計10個獎項；另外也有邱立仁以〈外婆的Bunun〉獲台灣文學獎的原住民華語文學新詩獎，顯現新生代的寫作者積極向外突圍，期待自己的作品能介入主流文壇，拓展更多被看見的可能性。

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，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、山海文化雜誌社承辦的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營」，再度回到實體的部落踏查，走訪排灣族作家撒可努創辦的獵人學校及大巴六九部落，作家巴代引領學員進入《笛鶴》、《馬鐵路》、《最後的女王》等多部長篇小說的歷史場景，在陽光灑落的獵徑上聽聞巫術施作、內本鹿與大巴六九的恩恩怨怨，小說情節彷彿正在眼前幻現。課程安排則邀請孫大川、卜袞、董恕明、簡齊儒、劉于仙、馬翊航、周牛莒光、桂春·米雅、歌手王宏恩等創作者和研究者，分享關於原住民族文學的詮釋與創作歷程。由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、獵人學校承辦的「文學也可以這樣子——部落文學力青年書寫工作坊」，由作家孫大川、沙力浪、撒可努、桂春·米雅、林纓、嚴毅昇及歌手阿洛等，帶領學員琢磨敘事技巧、文化轉譯及寫作資料的搜集。從文學獎的投稿、得獎寫手與文學營的講師、學員名單，也能約略

觀察到兩者的相輔相成，文學營及寫作工作坊，不僅凝聚了原住民族文學創作的能量，也孵育了不同世代的寫手加入寫作梯隊。

（二）文學論壇與講座

本屆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」共辦理4個場次：「獵人文化與野菜共和國——花東人的夢」、「最遠的地方——疾病敘事與生命政治」、「山海世界——我們與自然的距離」、「從書寫到回家——走出自己的路」，除了重梳原住民文學與第一自然的關係，藉由花東的在地實踐，省思族群文化傳承的路徑：周牛莒光身兼心理諮商師與作家的雙重身分，帶出疾病書寫與生命／身分議題的新向度。政治大學舉辦的兩場「南島文學沙龍」，分別以「返返赴赴的原住民創作者：談當代原民青年的移動與書寫實踐」及「外部落份子？混原世代與文藝環境的互動關係」為題，邀請新世代作家程廷、黃璽和嚴毅昇一同對談，分享「返鄉」的實踐與挫敗、城／鄉移動間的書寫經驗，更藉由自身「混血」的身分，回溯「原住民族文學」的血緣、部落認同等諸多議題。兩場講座所分享的生命經驗及「如何文學」的思考，都展現出原住民族文學新世代的不同面向。

國立台灣文學館於8月27日與故宮博物院合辦「『番』的逆寫——當代原住民族對帝國文獻的文學讀法」座談會，邀請吳密察談「逆寫清帝國——重讀帝國檔案中的台灣原住民族」，卜袞·伊斯瑪哈單·伊斯立端、利格拉樂·阿媽、馬翊航對談「記憶與書寫——原住民族對帝國文獻的當代解讀」，以文學的視野重新解讀清代古籍、輿圖文獻，期待「逆寫」過往帝國觀看原住民族的視角，展現更具主體性的多元觀點。12月底

也同步推出「願你了解我的明白——原住民族文學捐贈展」，展出高一生的書信、孫大川的手稿、鋼筆及煙斗、布農族作家卜袞·伊斯瑪哈單·伊斯立端自製的羽毛筆和族語日記、亞榮隆·撒可努獵人學校火災後僅存的筆記、達德拉凡·伊苞參與巫師祭儀調查時留存的雕刻水杯等物，期能藉由物件訴說原住民族文學的發展軌跡。

四、影像敘事：創作與活動

紀錄片與電影所展現的影像敘事，也是與文學密不可分的創作形式，近幾年跨界的文學改編也越來越受到關注，除了本來的劇場展演，影集、電影及紀錄片的產量也持續提高。利格拉樂·阿媽近十幾年的文學創作量較少，轉而投入紀錄片的拍攝，如前文所述，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的「原住民族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述歷史影像紀錄計畫」中，阿媽成為手持攝影機的紀錄片導演，也同時以報導文學的形式寫下這些故事，文學與紀錄片敘事的互文／補述相當有趣。

今年度泰雅族導演陳潔瑤以電影《哈勇家》，以選舉事件在部落造成的文化衝擊及家庭衝突為題材，在金馬獎大放異彩，入圍最佳原著劇本、最佳劇情片、最佳導演等獎項，陳潔瑤也因此成為金馬獎首位女性暨原住民身分的最佳導演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「原住民族電影學院」的成立，創辦人莎韻·西孟提及，原住民族豐富的故事能用歌謠、文字作品表現，但影像紀錄也應是值得努力開拓的道路。用影像訴說自己的、族人的故事，是這個電影學院成立的初衷。學院於8月1日至14日長達兩週的夏日時光，邀請陳潔瑤、謝惠菁、蘇弘恩、王子杰、梁元梅

等講師，開設劇本發想、劇本書寫與分鏡、歷史走讀、表演訓練、攝影實務等課程。莎韻·西孟坦言，自己從事影像工作多年的過程中，不斷遭遇原住民族在主流影像裡被誤解，以及總是只能「被詮釋」的不平等位置，因此希望藉由這個電影學院的成立，讓族人有機會找回自己的文化詮釋權，有機會為自己發聲。就如同「原住民文學」誕生的契機：找回自己說話的權利，用筆來唱歌，而「原住民族電影學院」的成立，在高度依賴視覺與影音知識的年代裡，應是文學敘事展現的另一路徑。此次的工作坊亦有作家黃璽、然木柔·巴高揚的加入，相信未來文字作品／影像敘事兩種不同型式的創作如何互動，應是值得關注之處。

五、小結

在變動頻仍的2022年，賽夏族作家伊替·達歐索已然遠行，留下舊作供世人緬懷。回顧此年的原住民族文學創作，上個世代的作家們除了持續深化既有的議題外，也在文字裡展露豐厚的生命歷練與智慧；新生代的寫手們則持續在文學獎的場域裡力求突圍，也嘗試跨越「原住民性」、「原住民傳統」和媒材形式，開拓新的創作疆界。